

◎往日情怀

我的红薯情结



□宋志勇

刚下车，烤红薯的香味便扑鼻而来，闻香望去，路边有一位老人在卖烤红薯。早上赶时间没顾上吃饭，此时烤红薯的香味更是让我饥肠辘辘。于是，走过去买了一个烤红薯，揭开外面的皮，金澄澄的瓤儿像鸡蛋黄一样嫩滑，咬一口唇齿留香。此情此景，仿佛时光倒流，让我回到了那个“红薯汤，红薯馍，离开红薯不能活”的年代了。

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每家每年都要种几亩红薯，一年中有大半年都是以红薯为主食。我有两个疼爱我的哥哥，所以家里的农活一般都不需要我帮忙，需要我帮忙干活的，那肯定和红薯脱不了关系。像栽红薯苗，收红薯，晒红薯干我必须参加；下红薯窖里拾红薯，非我莫属。因为我个子小，父亲用绳子把我放进红薯窖的时候不费劲。

先说栽红薯苗吧，如果碰上阴雨天就省劲多了，用锄头锄一个坑，把红薯

苗斜着放进去，再封上土就可以了。如果刚好赶上晴天，那就得把亲戚朋友都叫上，因为还要从井里打水，再一桶一桶地提到地里，每个小坑里倒一瓢水。每次都是父亲和哥哥锄坑、提水，我和弟弟在每个坑里放上一根红薯苗，母亲和亲戚们栽红薯苗封土，两亩地往往要用上一整天才能把红薯苗栽完。

等红薯叶满目葱茏、红薯藤蔓蔓延满地的时候，母亲总是到地里掐一些嫩嫩的红薯头回来给我们炒菜吃。记得有一次，邻居端着饭碗来说：“我今天做了三菜一汤！”大家都羡慕地问：“过年哩？做的啥菜？”她说：“一个炒红薯头，一个炒红薯叶，一个炒红薯梗！还有一锅玉米糝！”大伙听了，笑得饭都喷出来了。是啊，那时候要是能吃上白面馍不亚于现在进五星级酒店。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家里吃的也是一层白面一层红薯面的花卷馍。那时候就想，什么时候能吃上没有玉米面和红薯面的白面馍，那该有多幸福啊！

◎家庭纪事

槐花飘香

□周桂梅

农历三月，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，站在大槐树下，一股清香扑鼻而来，那串串洁白勾起我儿时的回忆，槐花再一次走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槐花是我们全家的美味。那个时候，家乡的房前屋后处处都是槐树的身影。到了农历三月，它们各自施展自己的魅力，开成一树银花，供人们享用。

村里的老槐树大部分都生长在荒沟野外，唯独我家的槐树是后来生长出来的。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水沟，水沟两旁有几十棵洋槐树。老槐树的花期较早，我们把刚刚第一批槐花收割一茬后，紧接着，这些小树上的槐花竞相开放，父亲就拿着斧头把满树的槐花一股脑全部砍了下来，我负责通知左右邻居去我家捋槐花。

当看见老奶奶腿脚不灵便时，我就端着去一大筐槐花，她高兴地夸我机灵又懂事。越夸奖我越有劲，一下子跑了四五家。给乡亲们解决了温饱，留下的树枝可供我家烧柴用，这叫一举两得。

那个时代，能有一碗香喷喷的槐花吃就不错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每家每



户的粮仓都快吃空了，老人说，这叫青黄不接，再过一个多月才能吃上小麦面馍。

于是，人们把槐花当作珍贵的食物，非常珍惜。我看见人们把槐花用开水焯一下，摊在凉席上暴晒，晒干后储藏起来慢慢享用。

母亲把满满的一筐槐花倒入一个水

在红薯快要成熟的时候，人们都要先整修一下自家的红薯窖。红薯窖修在村子北面的河堤上，河堤又宽又高。全村的红薯窖都修在这里，大大小小的红薯窖总得有几十个，像极了电影《地道战》里挖的地道。红薯窖有两米多深，样子很像瓶子，颈小肚大，平时红薯窖的口得用草铺垫盖住，但是不能盖严实，要用小木棒支起来，这样通风，红薯不容易坏。每次到红薯窖里拾红薯，父亲总是用绳子拴在我腰上，小心翼翼地把我放进红薯窖里，里面很黑，总感觉与世隔绝了一般，心里怯怯的。拾满一篮红薯，就大声喊“满了”，然后父亲把红薯拉上去。所以，只要看到家里的红薯快吃完了，我就故意找借口，磨磨蹭蹭不想回家，但父亲每次都能找到我，然后让我坐在架子车上，拉着我去河堤上拾红薯。

第一场霜降过后，每棵红薯秧下面的土鼓鼓的，把地面都撑裂缝的时候，红薯就成熟了。收回来的红薯有的拉到河堤上，放进红薯窖里，能吃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；有的擦成红薯干，一片一片摊在地里，这样红薯干就干得快。十天半个月之后，红薯干晒干了，我们就把它收起来，等到来年红薯吃完了再接着吃这些红薯干。

红薯好吃，但吃多了就腻了，所以奶奶和母亲总是变着法地给我们做红薯吃。母亲把玉米、黄豆、高粱炒熟磨成面粉，然后每天早上给我们煮上一大锅红薯。面粉和红薯按一比二的比例盛到碗里，然后用筷子把红薯块捣成糊糊，这就是我最喜爱的红薯炒面，是红薯食品中的极品。

有时候，母亲也会煮上一大锅红薯干，再配上一点儿黄豆和黑豆。把红薯干和黄豆黑豆煮得烂烂的，再放进去一点儿糖。母亲再烧一锅开水，放点葱花、盐和油，上面再漂一点儿鸡蛋花。一碗甜甜的红薯干，半碗漂着葱花鸡蛋花，足足让我回味几十年。

桶里淘洗空干后，伴入小麦面粉和玉米面粉，然后放到筛子上大火蒸熟。出锅后，加入调好的蒜汁、辣椒、芝麻油即可食用。

这个季节，母亲想着各种花样用槐花做美食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腻过，而且是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味道。

母亲最爱做的则是煎槐花饼，把槐花、鸡蛋和大葱掺在面糊里搅匀，摊在烧热的油锅里，薄厚适当，煎好的饼子外焦里嫩、清香酥软，再蘸着蒜汁，那味道给一个白面馒头都不换。

到了麦收季节，抓一把干槐花用开水烫过后，在和韭菜一起凉拌或爆炒都让人百吃不厌。有时候，还用槐花包成包子；有时，把它捏成小丸子，炸出来的丸子，那味道不仅有“肉”的香味，还有槐花的清淡，肥而不腻，让人念念不忘。

现在，生活富裕了，大鱼大肉都吃腻了，而槐树已经在村庄消失了，我却越来越怀念槐花的味道，几次梦里都是攀爬在槐树上与它亲密交谈。

时光摇曳，摇落一地槐花，那散落在地上的花朵，宛如仙女的裙摆，被光阴小心翼翼地安放，安放在我心头的永远是槐花的洁白与清香。

◎人间真情

那枚苹果



□文菲

苹果是水果之王，现在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随处可见，但是在物资匮乏的20世纪70年代农村，苹果可是稀有之物。

1975年8月的那几天，倾盆大雨狂降几天，村子里沟满河平，田间庄稼遭受了水灾。在河水上涨前，我们全家跑到地势比较高的河道管理所的临时房里。

第二天雨停了，方圆上百里的村庄都被淹没了。救助部队冲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，直升机在空中抛下帐篷、压缩饼干、馍干、饮用水等救灾物资，解决了我们的基本生活问题。

当时，由于水源污染，国家派来一支医疗队在村里安营扎寨，医生都是解放军叔叔。那段时间，我总是领着两个弟弟去看解放军叔叔给病人看病。

一天上午，我领着两个弟弟又跑到解放军叔叔的帐篷那里玩。一位叔叔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，手抚摸着我的头，问我叫什么？几岁了？问两个弟弟几岁了？我胆怯又激动，不由自主地叫了声解放军叔叔，然后低下头站门口一动不动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那个叔叔眯起眼睛笑得很开心，说他的女儿和我一样大，上一年级了。然后他又回到帐篷里，拿了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问我：“知道这是啥嘛？”我摇摇头。他说：“这是苹果，很好吃。”说着，就把苹果递到了我手里说：“回去和弟弟妈妈分开吃。”

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，心跳加速，不知道给叔叔说什么，不知道苹果该不该要，叔叔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，说：“没事，带着弟弟回家吧！回去晚了妈妈会着急。”这时，眼泪在我的眼眶打转，双手抱着苹果，唯恐掉地上摔烂，领着弟弟一路小跑回到家。还没有走到门口就激动地大声喊：“娘，娘……你看这是啥？”

娘从用塑料布搭建的临时屋里走出来说：“这好像是苹果吧，我也没吃过，哪来的？”我说：“这就是苹果？是解放军叔叔给我的。”娘说：“叔叔真好！切开你们都吃。”“叔叔说了，让娘也吃……”

此后，每当吃苹果的时候，那枚大大的红苹果，还有叔叔温暖的笑脸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闪现，一直温暖着我的记忆。

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